

一次暗流涌动的涅槃之旅

——读著名作家张炜长篇新作《去老万玉家》

曲树强

著名作家张炜先生沉潜十年完成的最新长篇力作《去老万玉家》(发表于《当代》2024年第2期),以19世纪末风云变幻的胶东半岛为历史大背景,以一幅秘藏的《女子策马图》为线索,以世家公子舒莞屏的经历为导引,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胶东半岛在清廷官员、地方土匪、南方革命军等多元化社会群体并存的情况下暗流涌动的社会现实。通过主人公舒莞屏受恩师之托,深入女匪首万玉家的所见所闻,塑造了亦正亦邪的传奇女匪万玉、忠耿智勇的舒府护院老院公、心思缜密城府颇深的国相冷霖渡、身世凄凉聪明伶俐的小棉玉,以及朝气蓬勃沉稳机敏的世家公子舒莞屏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。整部小说大气恢宏,情节曲折奇妙、叙述悬念迭起,读来让人欲罢不能,是作家近年来继《橘颂》《河湾》之后的又一部佳作。

悬念丛生、惊心动魄的情节设计,将故事叙述得舒缓有致、引人入胜

小说开头以一句“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”为总领,简短的一句话将整篇小说的核心内容概括得精准到位,从此开始精心设计故事情节,悬念一步步展开:主人公舒莞屏为什么要历险?他要经历哪些险境?他能否冲出险境?于是,一个个读者非常关注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发着故事娓娓道来。

舒府公子舒莞屏自南方归来,刚入胶东半岛地界,就被传说中的女匪首老万玉劫持。他见到的丑陋凶悍的所谓万玉大公,与传说中的“身材高挑、长发飘飘、美目逼人”的万玉大公大相径庭,令涉世未深的舒莞屏大失所望。这里作家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悬念,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,同时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,将眼前所见的万玉大公与不久后即将见到的万玉大公进行比较,更加突出真实的万玉大公的美丽形象。

深夜,舒莞屏被武艺高强的恩师、舒府护院老院公救出,安全回到舒府。故事的一步步深入,真相逐

渐浮出水面:原来,劫持舒公子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女匪首万玉大公,而是被伯父雇用加害舒莞屏的女匪“小雀鹰”。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,舒莞屏的伯父与舒府并无任何血缘关系,他原本是被舒莞屏祖父搭救的一个罪臣的孩子,然而舒家用善良换来的却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恶人:先是投毒害死舒莞屏的父亲,接着欲加害老院公。幸亏老院公早有察觉,向舒莞屏说出他所知道的舒府的一切秘密,也道出了传说中的老万玉的真实经历。在十多年前的一天夜里,他救了被官军追堵在舒府的年轻匪首万玉,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其疗伤,直至其伤愈离开。万玉感念救命恩人老院公,并日久生情,几次力邀老院公去万府,却屡被婉拒,思念愈加,托人为其送来一幅《女子策马图》(此图为后面即将出场的国相冷霖渡所画,在此又埋下一个伏笔),“要在画中和他对视”,可见其用情至深。

老院公临终前委托舒莞屏带着这幅《女子策马图》和一封亲笔信,

前去沙堡岛拜见万玉大公。

舒莞屏历经周折,最终在国相冷霖渡的引荐下,见到了传说中的万玉大公,并被委任为“辅成院总教习”。

舒莞屏在万府目睹了万玉大公最真实的一面:她既有普通人的柔情爱恋,又有江湖中的机敏世故。不过她后来言而无信杀死前来谈判的革命党代表,瞒着舒莞屏打劫舒府并逼死奶奶等女眷的事实,让舒莞屏看到了一个亦正亦邪、出尔反尔的女匪首残酷冷漠的一面,从而下定决心离开万府。最终,在对他暗生情愫的小棉玉的巧妙安排下逃出沙堡岛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整个故事情节设置巧妙,精心布局,如层层剥笋娓娓道来,故事讲得步步惊心,引人入胜。通过舒莞屏的所见所闻,向读者塑造了一个女匪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,也展示了舒莞屏这个青年公子由涉世未深到沉稳世故的心路历程,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涅槃。

亲历亲见、全广角式的人物塑造

小说的主人公万玉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、具有争议的人物形象。作家通过朝气蓬勃、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舒莞屏的视角,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个有血有肉、情感丰富、驰骋江湖游刃有余的女匪首的方方面面。

万玉身世凄凉、命运多舛,原为胶莱河东半岛巨富的养女,因姿色过人,被青州将军内侄垂涎。养父贪恋权势,将刚满十三岁的万玉送至军营,花烛之夜万玉手刃新郎,夺骑而去,从此开始了她传奇的人生。

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女匪首万玉的故事丰富多彩,舒莞屏从他的洋教习亨利处听到的是一个充满溢美之词的故事。在洋教习的故事中,万玉就是西方的“圣女贞德”,神圣美丽且充满正义感,这与舒莞屏即将认识的国相冷霖渡心目中的万玉大公完全一致。

万玉从一个逃婚的少女,是如何成为一位驰骋江湖的女匪首的,这个过程小说没有叙述,却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。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充满血与火、爱与恨的艰辛过程,复杂动荡的社会将一个天真少女锻造造成一位机敏冷漠的匪首,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

后来,万玉成了令人仰慕的万玉大公,舒莞屏目睹了她雷厉风行的作风,整天风尘仆仆地来往于土匪之间的争斗,随时都会发生打打杀杀的战事。偶尔的几次见面,展示的却是她作为女人最美好、最真实的一面。

舒莞屏初见万玉,她的第一句话是:“公子一路辛苦,让你等得太久了。”在她看了老院公的遗书和《女子策马图》后,声音低沉而忧伤地说:“关于我的传闻太多,自十三岁开始,多少年过去了,我如今已成了老万玉、杀人恶魔、妖女,还有圣女,好在我知道自己在哪儿,我是谁,一个侥幸逃命的女子而已。”这段话,可以说是女匪首万玉对自己人生的客观概括和总结,她有自知之明,也能清醒地认识自己,但是身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她只能身不由己、随波逐流地在时代的风浪中漂流。

在万府,舒莞屏虽然身居“辅成院总教习”之职,但见到万玉大公的时间并不多,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,说的话也是片言只语,有时候甚至刚说几句话,就被急报而来的战事打扰,万玉大公匆匆离去。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一个大雨将

至的夏夜,万玉大公旧伤复发,疼痛难忍,舒莞屏陪伴着她,为她按摩缓解疼痛,万玉大公表现出女人最柔情的一面。作家将这一情节写得非常富有美感,展示了人性之美:万玉大公的柔情、舒莞屏的理智,都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人性的自然和理智的力量,从而让一直高高在上的女匪首,具有了平凡女人的情感。

小说中重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都非常成功,如舒府护院老院公、国相冷霖渡、提调小棉玉等,都是非常鲜活的。老院公对舒府的绝对忠诚、对舒公子的教诲、对万玉的搭救,以及他的足智多谋等令人敬佩;国相冷霖渡的八面玲珑、精于世故、叱咤风云、对万玉的仰慕之情等都展现得淋漓尽致;小棉玉的聪明伶俐、善良纯洁、对爱慕之人的舍身援助等,令人感佩不已。



黄海数字出版社协办
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
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

深藏挚爱、心甘情愿地为爱付出,
将人类永恒的主题渲染得动人心弦、
如泣如诉

小说《去老万玉家》虽然是一个步步惊心的江湖故事,但爱的主题却萦绕着故事的始终,无论是万玉对救命恩人老院公的倾心之恋,还是冷霖渡对万玉的执着之恋,还有小棉玉对舒公子的隐藏之恋,都将“爱”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,诠释得如泣如诉、动人心弦。

首先是万玉对舒府老院公的爱恋。老院公是万玉的救命恩人,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,在官府围剿的生死关头,老院公救下了受伤后奄奄一息的万玉。万玉伤愈后就无法离开老院公了,但她却不能在舒府久留。离开老院公后,思念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,最终她无法战胜理智,在一个夜晚经过舒府的时候,毅然要去见心中的恋人一面。不巧,遇到舒府正被一伙土匪打劫,混战中老院公与万玉在一个胡同相逢。老院公又一次掩护了万玉离开,自己却付出了失去一条腿的代价。这是万玉一生挥之不去的愧疚,从此老院公永远驻留在她的心里,任何男人都无法取代他的位置。

冷霖渡作为一名追随万玉多年的足智多谋的男人,他对万玉的仰慕之情始终无法更改。他义无反顾地追随万玉,跟随万玉历尽生死之险,未曾想过离开,万玉始终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圣女,他甚至为她终身不娶。他领养弃婴小棉玉,冥冥中按照万玉的标准去培养她,他要亲手再打造一个万玉般的圣女。他的爱很执着,也很自私,甚至不允许万玉心中有其他的男人,他屡屡从舒莞屏口中打探老院公的情况,就是为了佐证老院公在万玉心中的分量该有多重,老院公在她的生命中是无可替代的。

万玉对冷霖渡是这样说的:“通常只用一个字说它,谓之‘爱’,因为它是言说不尽的,它深不见底。它在世间万物之上,又会被世间万物埋葬。许多年来,冷大人不间断地描绘一个圣女,为她发出礼赞。说到底那个圣女的传奇、她的智勇,也无非来自一个‘爱’字。这和男女之爱、世俗之爱能够混为一谈吗?是的,正是如此。他像呼吸和心跳,当这两者失去时,性命也就终止了,不然就一直存在,没有什么能够剥夺。”

这段话,通过万玉之口,客观全面地阐释了“爱”的含义,既富有哲理意味,又具有现实意义,可谓是小说的精彩段落之一。

小棉玉同样是一个身世凄凉的女孩,但她是幸运的,她从小被冷霖渡收养,培养她的才艺,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又在万府当上了总提调。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,在与舒莞屏长期的相处中暗生情愫,但是她很清楚两人不是一条路上的人,是走不到一起的。她看出了舒公子对万玉的失望,也看到了他要离开的决心,因此为了心中的爱人,她不惜牺牲自己的未来,毅然巧设计谋,以与舒公子假结婚为幌子,巧妙地避过重重阻碍,帮助舒莞屏逃离万玉的势力范围——沙堡岛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谁都知道,此后等待小棉玉的将会是什么,但是只要她爱的人安全了,她就释然了,这份爱该有多么伟大和执着?

如果说万玉的爱是倾心的,冷霖渡的爱是执着的,那么小棉玉的爱就是无私的、伟大的、悲壮的。这种爱感人至深,令人钦佩。

纵观张炜先生近年来的力作,从《橘颂》《河湾》到最新发表的《去老万玉家》,无论是情节的设置、人物的塑造、氛围的营造,还是语言的运用,都让人感受到作家那种掌控自如、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格调。如果说《橘颂》是一部空灵浪漫的心灵之作,《河湾》是人生感悟的哲思之作,那么《去老万玉家》就是一部反映作家综合艺术成就的力作,展示了作家深邃的思想深度和古朴大气的语言功力,塑造了全新的人物形象,营造了妙不可言的小说意境,不愧为一部难得的长篇佳作。